

回望挺立冰雪达坂的英雄身影

■王延升

写在前面

2021年7月4日,受降雪、结冰影响“冬眠”了大半年的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。

独库公路,217国道独山子至库车段,全长约560公里,纵贯天山南北,1983年建成通车后,连接南北疆1000多公里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。

雪山、峡谷、林海、荒漠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造就了独库公路沿线壮丽秀美的景色,却给最初的筑路者带来无比的艰辛。横亘崇山峻岭、穿越深川峡谷的独库公路,堪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

碑。而铸造这座丰碑的,是数以万计的筑路官兵和各民族民工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无痕。当年扛着铁锹、背着雷管在天山深处修路的老兵,如今大都已是古稀老人。抚今追昔,那段艰苦又光荣的岁月,成为他们人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。谈及早期修筑独库公路的经历,许多老兵都会提到一位老连长李晋北,言谈之间,无不洋溢着他们对这位连长的敬仰,无不流露出他们有这样一位战友而自豪。



党员的「特权」

■钟良峰

(一)

上世纪70年代初,早期修筑的独库公路南段蜿蜒延伸到达坂顶。

铁力买提达坂,海拔3000多米,是南疆北疆的一道分水岭。达坂南坡气候温润,森林茂密;北坡冰天雪地,峭壁林立。1970年,新疆军区某部在这里安营扎寨,从达坂南北两端布兵,炸石开山,架桥筑路,在年内要完成这段公路的初通。

当年3月,机二连连长李晋北所在的二营,从南坡穿密林翻到达坂来到北坡,支起了帐篷。他们要与当地组建的民工队伍一起,完成从巴音布鲁克草原南缘到达坂顶端峡谷路段的修筑。

这条高山深峡,两边峭壁突兀,谷底水声震天,山头白雪皑皑,崖壁冰光闪闪。这幅常人眼中的绝美画面,筑路官兵却无暇顾及。他们琢磨的是如何在崖壁上凿出一条标准路基。

这是全团施工任务中最艰巨的路段,李晋北主动请缨,带着连队到达坂顶端的横切地段。

李晋北,红军后代,1943年生于晋北,故此得名。他是听着父亲爬雪山过草地和打鬼子的故事长大的,从小立志要做父亲那样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1962年,高中毕业的李晋北参军来到新疆军区某部,训练刻苦,勤奋学习,入伍第三年就入党提干。

在这段海拔高、氧气少、气温低的路段,虽然历尽艰险,李晋北带领连队官兵按计划施工还算顺利。他肩扛大锤,穿

一件露着棉花的棉衣,腰里捆着草绳,身后的兵都和他一样的装扮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一场罕见的雪灾悄然而至。7月14日,上午晴空万里,下午突然雷电交加。南坡,暴雨倾盆,山洪直泻而下;北坡,雪球“乒乒乓乓”砸向地面,一夜间暴雪填平沟壑,埋没了帐篷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大雪缠绵不去,1500多名军民被困在达坂北坡的峡谷里。

(二)

当时,军区紧急调派大型运输机准备空投救灾物资,施工军民也在紧锣密鼓进行自救。二营党委决定,尽快在达坂上踩出一条通道,由南坡暂时支援北坡。

可是,达坂山峰陡峭,只能顺着积雪较少的山脊爬。山脊一边是雪沟,一边是悬崖,途中还可能出现雪崩,十分危险。

谁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?李晋北主动请战:“为了完成筑路任务,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,哪怕是刀山也要上,火海也要闯!”

在李晋北的再三请求下,二营党委决定,由他带领机二连的全体党员去完成这项任务。

后来,他们的这次壮举在《解放军报》第二年刊发的《众志成城——记新疆一支军民筑路队战胜大雪灾的事迹》一文中做了详细报道。

7月24日下午,连里挑选的22名党员、21名团员和4名青年战士,顶风冒雪

踏上征程。此时,达坂上风更狂,雪更大,雾更浓,能见度只有五六米,一脚踩进积雪里就是两个大雪窟窿。李晋北走在最前面,用胸部、肘部和膝盖将雪压下去,给后面的人开路。到了悬崖下,他第一个搭着人梯,扭着石缝攀上去,然后用绳索把战友们一个个拉上去。下达坂时,陡坡雪深,李晋北不顾掉进雪坑的危险,最先下去探路,一脚没踩稳,一下子滑出去20多米远,眼看就要陷进深沟。

战友们赶紧把他拉了上来,只见他脸色青紫,成了个雪人。但他只是喘了口气:“不要管我,抓紧时间前进,1分钟都不能停!”说着,他抢先一步继续用身体顺着陡坡滚雪压路。在李晋北带领下,经过6小时奋战,官兵用身体在达坂上压出一条“雪胡同”,为军民背粮背柴打开一条通道。

从此,李晋北成为该团官兵心目中的“英雄连长”。

(三)

在当年与李晋北一起修路的老兵眼中,李晋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英雄连长”。他的英雄气概,不只体现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,也常见于日常工作中的以身作则。

当时是机二连一名战士的朱学武忘不了,雪灾发生后,得知附近民工连的帐篷被雪压塌,民工兄弟埋在里面生死未卜,李晋北立刻集合队伍,大臂一挥:“共产党员跟我来!”转身就向民工连驻地奔去。后来大雪不停,生活物资匮乏,炊事班只能熬玉米糊糊给大家充饥。每到开

饭时,李晋北总躲在帐篷里不出来,给他端去半碗糊糊,他半天不肯喝一口,还不停地问:“大伙儿都有了没?”

南疆军区原副参谋长、时任该团副团长的曹颖泽,红着眼眶说起李晋北完成那次下撤任务时见到的场景。

“李连长抱着我哇哇大哭,一米八几的大个子,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后来他说几十个人差点冻死在冰雪达坂上,他是一路忍着心下来的。”

常言道,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,为何如此动容?正在整理当年筑路史料的笔者给李晋北打电话。电话那头,是低沉浑厚但略显乏力的声音。

“你是哪位?我是李晋北。”

“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李连长啊!终于找到您啦!”

电话那头,只听得李晋北嘿嘿一笑:“什么大名鼎鼎?没名!”

电话里,我们交谈了3个多小时,期间几次被一个清脆的女声打断。得知李晋北是在医院病榻上接电话时,笔者于心不忍,几次建议改日再聊,但李晋北一谈起他深爱的部队和那些他带过的可爱的兵,就停不下来。

那次差点被冻死在冰雪达坂上的经历,让李晋北刻骨铭心。

那是当年的10月下旬,施工路段已经修通,北坡施工部队决定下撤。机二连下撤当天,下午突然风雪交加,李晋北让副连长带着大队队先撤,他负责殿后,带一个排协助炊事班带动物资。当他们下到半山腰时,狂风裹挟着雪粒打得眼睛都睁不开,大家只能互相搀扶一步步

向下挪。突然,一名副班长脚下一滑向下滚去,很快就被积雪吞没。

当时天色已晚,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。大家在雪地里一边高声呼喊,一边手脚并用寻找副班长。在能见度极低的夜色里,他们随时都有掉下悬崖的危险。

李晋北的心悬在半空。好在不一会儿,被埋在雪中的副班长露出脑袋,“连长,我在这儿!”

当李晋北把大家安全带下山时,已是半夜时分。清点完人数,李晋北转身看见曹颖泽副团长,他想报告副团长“我把人一个不落地带下来了”,嘴却冻得不听使唤,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。

交谈中,李晋北一再强调,当年修路是大家一起日夜奋战,他只是那个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中的一员。

“我不是英雄,只是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事。比起战场上牺牲的那些人,我算什么?”

挂了电话,这句话一直回荡在笔者耳边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,我们党一路走来,历经无数艰难险阻,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倒我们,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,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名党员恪守初心,“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事”。不同的年代,不同的环境,不同的身份,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散落在茫茫人海。然而,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,一颗红心,从未改变。

上图:李晋北(前排右一)和机二连官兵修筑公路时在铁力买提达坂留影。(作者供图,制图:唐硕)

战火硝烟中的爱情之歌

■卜金宝 易祖荣



兵团,从大军南下到朝鲜战场,一路走来经受战争的历练,不怕吃苦,勇敢坚强。

共同的革命理想,共同的战斗经历,让俩人的心走在了一起。王强对许焕霞说:“等到战争胜利,我们再结婚。”

当时,铁道兵第三师师部在云下里。师政治部和司令部隔着一座山,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,王强和许焕霞平时很少见面。师部附近经常遭到敌机狂轰滥炸,俩人十分牵挂对方的安危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,相互鼓励。一次,王强深入一线指挥抢修桥梁,因为心急上火突发牙龈炎。他坚持不下火线,导致病情恶化,昏迷不醒。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闯过敌机封锁线,把他送到团部卫生所救治,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。

那时,许焕霞在司令部担任机要打字员。为了防空袭,她和男同志一起连夜挖山洞,建起简陋的机要打字室。洞内非常潮湿,岩壁经常滴水,但许焕霞不怕苦累,吃住都在山洞里。她把打字机当作武器,快速准确地完成命令、指示、通报等打印任务,常常废寝忘食。

1953年7月27日,朝鲜停战协定签署,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。9月6日,王强和许焕霞在师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师政治部主任主持,机关的同志们都来祝贺。在一位朝鲜老乡家里,俩人的被子放到一起,就这样完婚了。

战火纷飞时,他们相识相知相恋,结下一世情缘。今年5月,王强病逝,回想和老伴相濡以沫的60多年,许焕霞动情地说:“老王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,他是我的人生伴侣,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”

左上图:1953年9月,王强和许焕霞在朝鲜结婚,拍照留念。

王宁生供图



柳条箱里装满爱的故事

■姜玉坤 于海峰

前不久,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抱着一个柳条箱,来到辽宁省军区锦州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。

“这是父亲送给离休所最后的礼物。”来者是该所离休干部、老红军杨林的儿子杨超杰。“这个箱子跟着父亲有60多年了。他去世时一再嘱咐我,如果他哪天走了,一定要把箱子里的东西送过来。这里面的东西虽不值钱,却是他生前心爱之物,也算他留下的一点纪念。”

“这些勋章、纪念章,父亲想送到离休所荣誉室留存。”打开箱子,杨超杰拿出7枚奖章,“父亲说部队开展传统教育,这些奖章可以作个物证。”

杨林是老红军,参加过强渡嘉陵江等战役战斗,随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参加了阳明堡战斗和百团大战,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等奖章是他戎马一生的见证。

“这3个新书包是父亲要送给他结对帮扶的地藏寺学校3个学生的,书包

里装着笔记本和文具盒。父亲买这些东西时已经行动不便了,可他非要让我们扶着亲自去超市买……”杨超杰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,“本来,这些东西是3年前父亲想在‘六一’送给几个受助学生的,谁知后来他病不起,直到今年5月离世。”

箱子里,还有一个小本子。翻开一看,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杨林当校外辅导员经办的大小事项。杨超杰说:“父亲离休后一直当校外辅导员。他总说年纪大了爱忘事,用笔记下来,常看看就能提醒自己。”这个小本子的最后一页,记下的就是杨林生病那一年“六一”儿童节的行程。杨超杰说,父亲还专门在当地一所希望小学设立了校外辅导员奖励基金,用来奖励品学兼优的孩子。

我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老兵,打过仗,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国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,少年强国家才能强。”杨林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学校领导说。2002年,听说以辽沈战役中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名

8月1日,88岁的老兵李建章回到老部队,来到空降兵某部军史馆参观。

李建章15岁参军,1949年渡江战役后因病复员。1955年,他考入第一炮兵学校,再次光荣入伍,后来在金门炮战中受伤。未等完全康复,他又投入跳伞训练,多次完成跳伞任务,军旅生涯中5次荣立三等功。

参观结束,这名老伞兵在留言簿上写道:“我要继续发挥余热,向更多的人讲述人民军队的故事。”

图为李建章在渡江战役雕塑前驻足观看。

吴昊天摄

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硬仗。中队党支部书记、指导员周宜珍马上安排党员骨干到一线阻断火线,新战士负责清扫零星的火箭。每次遇到急难险重任务,党员都是主动挑重担、带头作表率,这在中队早已是“约定俗成”。

“同志们,一定不能让火烧到老百姓的房子!”连绵的火墙渐渐被我们分隔开来。在一线负责阻断火线的罗定友眉毛被烧光了,脚被烧伤了,被迫退出,我就到副班长申请接替罗定友的位置。怕副班长不同意,我还特意说自己是入党积极分子。如此,副班长才同意了我们的请求。

在当地群众和战友们4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下,山火终于被扑灭了。这件事更让我明白了党员的“特权”,就是牺牲奉献时冲在前,为人民服务走在前。

1969年10月11日,对我来说是个既难忘又光荣的日子,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后来,我加入党员服务队,为当地群众开展维修、理发、送药等便民服务。我还献血救助了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儿童,救起过两名落水儿童……“为人民服务”已经成为我的入生信条,即使退役后也未曾改变。

庆祝建党百年之际,我也光荣在党50周年。回首过往,我更能掂量出“党员”这个称呼的分量。它的背后,正是那沉甸甸的“人民”二字。

(邓鑫整理)